

绿野飞花

我心目中的张禹海

柳芳清

30多年前，我在白城地委组织部时，与张禹海同志一起工作过，他给我留下一个志趣外溢、爱好笔画刀刻的青年小伙子印象。日前，阅览《白城日报》《城市晚报》上刊登的写张禹海的《笔走龙蛇 情牵桑梓》文章和他的照片后，又看到一位老当益壮的当代书法家形象。让我在耄耋之年，对张禹海又增添了欣喜爱慕之情，勾起了对他为人的点赞。

自学成才的典范。张禹海虽不是正规大专院校系统培育的毕业生，却对书法情深意厚，“痴心研学”，他几乎耗尽工资，购买书帖、书刊和相关物品，孜孜不倦地向书本学习，传承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他学做结合，在实践中求索创新，把真、草、隶、篆、行、楷、碑、汉简、甲骨诸多书体集于一幅作品中，形成独树一帜的书法风格。他不惜辞去公职，迁居北京拜师学艺，取百家之长，补己之短，使他在书法艺术上获得了巨大的飞跃，成为当代著名的书法家、文化学者。

热爱家乡的游子。张禹海远离家乡几十年，却时时心系白城，处处服务白城，年年往返白城，努力为白城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65岁的他依然在域外和白城之间奔波，远赴上海、宁波、广东等地，当媒体、做红娘，让白城社会影响远播外域，让大型企业及企业家知道白城、了解白城、走进白城，进而进驻白城……促进白城经济发展”。2017年，他将中国聚能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引进洮北区，计划投资5亿元，成立吉林亿达钻探工程有限公司；2018年又引进辽宁鑫田管业有限公司，在洮北区投资5亿元，建设科技新材料产业园项目。他还在积极运作，邀请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领导到白城实地考察，寻找更多的合作机会。

勤奋创业的文化学者。张禹海始终坚持“业精于勤”的理念和“三更灯火五更鸡”的精神，勤于学习、勤于实践、勤于总结和升华，在忘我的追求中和全身心的投入中，形成了自身底蕴雄厚的书法功底，收获了诸多的丰硕成果：治印和书写条幅匾额、书刊名字数以万计，撰写文章、教材和讲稿数百篇，出版专业著作10多部，博得了无数书法家和收藏家的厚爱；多次参加国内外书法大赛，并屡获殊荣；在北京举办了“禹海书法艺术作品展”，展出160件作品，深得专家学者赞赏，多件作品多次作为国礼赠予国际友人和民间高层人士。另外，张禹海还担任了中国亚洲经济发展协会副会长、北京丹青语堂书画院院长、北京大学客座教授、中国少年书画家协会书法专业委员会高级顾问、国家一级美术师等职衔，成为了一位名副其实的著名书法家和文化学者。

我为白城拥有张禹海这样的游子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情感氧吧

3月1日那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一个低沉的男人声音说：“你是武秀红吧？”我说，是啊。心里忽然有些不好的预感，正要问他是谁，他接着说：“我是王玉成的儿子，我父亲凌晨去世了。”

我脑子嗡地一下，他再说了什么，我都模糊不清。后来我说，要和阿姨说话，随后，电话被王老师的爱人接过去了，她声音颤抖着说：“秀红，王老师一早走了。”我眼泪止不住地流出来，说：“阿姨——”就说不下去了……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不安稳，总是睡睡醒醒，每次醒来，都断断续续地回忆起王老师的一些片段。

认识王老师大约快30年了。那时我读高三，我们大安文化馆创办了一张文学报叫《嫩江文学》，馆长是刘海林老师。那个暑假，刘馆长请来白城地区作协、报社的一些老师到大安给业余文学爱好者点拨。我是跟随几个爱好文学的朋友去的，兜里也揣了刚写好的小说，起个标题叫《四月的风景》，但又羞怯，担心念出来被人嘲笑，心想，如果刘馆长不点我的名，就不念了。笔会上，刘馆长点了我的名，我就仗着胆子把《四月的风景》念了。

念完，围在长条桌前的三四十人议论开了，发言的大多都说我写的太散，有些不像小说。我的脸颊滚烫，心里想，以后再也不写了，再不出来丢人了。

当时，王老师坐在刘馆长旁边，他不苟言笑，头发向脑后梳着，非常有文艺家的派。他个子又高，腰板又直，两只眼睛有些锐利，我起初是不敢看他的。等大家都不说了，他忽然轻咳一声，说：“我觉得这个作者写得不错，把少女那种朦胧的憧憬和心事写得很细腻，人物刻画也栩栩如生。”

王老师后来又说了什么，我都忘了，只记得他最后一句话是：“这篇文章我们《鹤苑》要了。”

《鹤苑》是王玉成老师主编的一本文学杂志。我心里的欣喜无法言说，那种被人承认的快乐迅速淹没了我。还是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被一位文学老师这么肯定我的写作！

我都不记得当天是怎么走出文化馆的，等我脑子清醒过来时，才发现我推着自行车已经走了两条街，竟然忘了骑。心里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我要写下去，一直写下去，白城来的王老师都说我写的好、说我行，这回谁说我不行也不好使，我非写出点名堂不可！

王老师的葬礼在大安举行，王老师是大安人，是回族，他的遗体安放在大安的清真寺。

3月2日早晨3点50分，闹钟还没响，我就醒了。我背着包，踏着模糊的夜色走出小区，走到路灯还在照耀的街道上。洒水车远远地开过来，驱散了一点黎明前的夜雾，洒水车过去了，夜雾又向我合拢，我走着，倾听着自己的脚步声踏着清冷的街道。

昨日这个时间，王老师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今日，我走向火车站，回大安去参加他的葬礼。

当年，我在笔会上念的那篇《四月的风景》后来真在《鹤苑》刊发了。更令我惊奇的是，杂志上刊登着上官纓前辈和报社副刊编辑李文斗老师评论《四月的风景》的文章，还有两位没有谋面的老师也为我的文章写了评论。当时年轻，不懂事，只是高兴，没有想太多。第二年，我去白城参加《鹤苑》举行的笔会，会上见到了上官纓和李文斗老师，他们说，评论我的文章是王玉成老师找他们写的。王老师说：“这个小作者挺有内秀，我挺看好她，给她写点文章，鼓励鼓励。”

这一鼓励，我就再也没有放下手里的笔，一直写到现在。虽然途中有断捻儿的时候，但我最终还是接茬再写。

暗夜在我的脚步声里渐渐地亮了，街上的车多了，火车站的大楼也越发清晰，只是，王老师再也不会经由火车站，回到白城了……

这列火车是春节临时添加的，过几天可能就会取消，绿皮车，就是我当年来自白城参加笔会乘坐的那种火车。我找到座位坐下，旁边的座位也三三两两地坐上了，火车在铁轨上奔跑起来。北方初春的原野还是荒荒一片，树木干枯地矗立在荒原上，夏天翠绿的叶片早已不见踪影，只剩下干枯的树枝遒劲地伸向苍茫的天空。

绿皮火车慢，可慢有慢的好处，能让我一点点记起王老师的身影。绿皮火车人杂，穿的不是西装革履，提的不是密码箱，都是从附近小站上来的朴实的农民和工人，跟我当年一样的人，如我现在一样的人。

我在寂静的黑夜里写了很多年，有时泄气、有时绝望，鼓励的声音太少了，我内心

那缕墨香

似春天的潺潺溪水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
叮咚流淌
令人向往

那缕墨香

似夏日的朵朵百花
在姹紫嫣红的原野间
溢满芬芳
叫人激荡

那缕墨香

似秋后的累累硕果

那缕墨香

似冬季冰封的湖面

那缕墨香

似春天的潺潺溪水
在广袤的黑土地上
叮咚流淌
令人向往

那缕墨香

似夏日的朵朵百花
在姹紫嫣红的原野间
溢满芬芳
叫人激荡

那缕墨香

似秋后的累累硕果

那缕墨香

似冬季冰封的湖面



奋力一搏 潘正光摄

生命的时长

赵允良

生命的时长
无法用尺子量
像雨 像风
几时来 几时走
既不知道
也无法想像
也许你会问
世上有没有人知道
自己生命有多长
好难啊
如同蚂蚁要变成大象
小鸟要成为凤凰
那都是幻想
有一天
我的灵魂忽然离开
漫无天际
在空气中飘荡
仿佛去虚无缥缈中
寻找答案
在浩瀚宇宙的字典
遨游徜徉
找啊 找啊
似乎透过漆黑
看到了一丝光亮
混沌的疑惑
释怀了迷茫
其实
生命要多长有多长
只是它的标准
就两个字“质量”
从呱呱坠地起
漫游世间百态
尝遍酸甜苦辣
经历就是“堂皇”
像音符 像弹黄
又像月亮和太阳
时而跳跃
时而转换
时而寂静安详
赋予了生命的律动
体感了存在的异样
天堂 人间 地狱
都是生命的磁场
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
何必求索生命的时长

的彷徨和迷茫像浓雾一样推不开。偶尔，夜深人静时，我会拿出《鹤苑》翻一翻，看看上面自己印成铅字的小说，心里不知有多苦涩，但在苦涩里终究还是能咧嘴笑一笑。再看看别人评论我、夸奖我的文章，心里的自信就一点点地拾回来，再默默地继续走自己的路。

2003年夏天，我终于写成处女作长篇小说《烟花》，投稿给《鹤苑》杂志。那时王玉成老师已经退休了，我们已经将近10年没有联系。孙国玉主编将我的小说转交给王老师，王老师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当时我没有电话，电话是打到我母亲家里的。王老师说：“小武，你的小说我看了，没想到写得这么好，原以为这10多年你都不写了呢，太可惜了，我见到你们大安的刘馆长还让他鼓励你写呢，没想到你写出了长篇，我给你修改修改，下周来白城一趟，我把意见给你。”

当时，我的《烟花》已经投稿给许多家杂志，但全部石沉大海，连封退稿信都没收到，这种打击是毁灭性的。我当时就剩这一个念头了，如果《鹤苑》也拒绝我，就再也不写了，好好地打工赚钱养家过日子，把文学这条路彻底埋葬！当时我是单身，独自带着儿子生活。我都已经把家里的书装进几个麻袋，塞在床底下，再也不打算翻看了。可没想到王老师的一通电话，就把我从深坑里拽了上来，觉得我终于从天黑走到了天亮，终于从漆黑的淤泥里爬到了干净的岸上。还记得，那天晚上我兴奋得不得了，回到自己的小家，立即从床底下拖出那几个麻袋，将书一本本地重新摆放到书架上。我想，今生不会再将我的书放到麻袋里了。

《烟花》后来在《鹤苑》上连载，而我的一生也由此发生改变。2004年冬天，白城日报社招聘记者编辑，我发现招聘的条件里我基本都不够，但有一条够，就是“有特殊才能者条件可放宽。”我想，写了长篇，会写作，算有特殊才能吧？于是，我就仗着胆子给报社打电话，说我写了长篇，没想到我真的被录用了。

我到报社后并没有当编辑，而是做了记者。过年时，王老师给我打电话，让我去他家里吃年夜饭。“在白城你也没有亲戚，就把我和你阿姨当亲戚吧。”我提了一

是王老师。当时请了一桌子人吃饭，只有王老师默默地看我的书，其他人都是打听我一本书的稿费是多少？这无可厚非，但我想，关心我的、懂我的人，懂我写作艰辛的，王老师一定是第一个人。后来，也只有王老师看完全书，给我写了一篇评论。这篇评论我至今仍然记得，因为王老师不仅夸赞了我，还给我提出不少意见。说句实话，当时我有点“飘”，认为王老师太传统，他的想法跟不上时代了。所以，他的意见我就放到一边，继续写我的小说。等我发现他的这些意见对我是多么重要时，已经是几年后了。

这些年，王老师为我写了10多篇评论，鼓励我写作。有一次我发在《绿野》上一篇小说《九月的天空》，王老师看到了，就给我写了评论，说我的小说越写越有厚度，我暗自窃喜。

2011年，我在新浪原创写的长篇小说《谁的死结》获了奖，还售出了影视版权。从北京参加完颁奖会，回来后我请王老师和一些文友吃饭，把新书送给王老师，王老师微笑着说：“行，越来越有出息了，小武，你的路还很长。”

不长时间，王老师又为我的新书写了评论，发在《绿野》上。

我感激王老师，尊敬王老师，可内心又惧怕他的严厉，反而不敢和他走得太过近。

2013年，我开始写连续剧，再请王老师吃饭的时候，我就没法拿书送给王老师了，因为剧本是卖给影视公司的，不能出版，我也就没有出版的书。几年下来，不免有些失落。听不到王老师的夸奖或者是批评，心里好像缺点什么。前年，我又写了几个抗战题材的中篇小说，发到杂志上。我就献宝似的送给王老师，请他指正。那时，王老师的帕金森症还不怎样严重，但王老师再没给我写评论，是王老师手颤无法写作，还是他老人家不愿意给我写评论了？我不知道。

我也无法知道了。

年前，我终于写完长篇小说《处女作》，就是写我的处女作《烟花》创作和发表的曲折经历的，小说里写到了王老师，我当时还想，等这本小说出版送给王老师，王老师即使不给我写评论，也一定会说点啥。

有一天，我去张老师家做客，路过王老师家，回来时去王老师家敲门，竟没人应声，电话也打不通。冬日的一天傍晚，孙老师来电话告诉我，王老师的病加重，去长春儿子家住了。

那天，外面飘起零星的雪花，那是2018年冬天的第一场雪。我忽然想起多年前，王老师骑着自行车在风雪弥漫的路上去报社取我的小说手稿……

火车终于到了大安新站，我下了火车，乘坐客车，直接去了清真寺。

清早的风有些凛冽，清真寺门口站着几个人在说话，他们腰里扎着白孝布，其中一人把我领到里屋，见到阿姨。阿姨脸上挤出笑来招呼我，但我们

抱在一起，都忍不住淌下眼泪。我说：“阿姨，我查看了几年前的日记，2016年2月26日，我们还聚在一起。”阿姨哭泣着说：“是啊，那天你请王老师和我们吃饭，他说你是他最好的学生！”我的眼泪更止不住流下来。阿姨记得那么清，是不是王老师在家里曾和阿姨说起过我呢？

我去灵堂看望王老师。

王老师静静地躺在一块木板上，他的头发稀疏着，门外的阳光有一半照在他的头上，让我看不到他的头发是什么颜色，似乎没有什么了。他的脸是白色的，没有一点点血色的白色，像一个没有温度的蜡人。他的颧骨高高地支出来，两腮深深地塌下去，只有一层薄薄的、薄薄的皮裹着一张脸。他的身体我看不到，在白布里盖着，但我感觉又瘦又小……生前，王老师是个大高个子，讲起故事来激情四溢，一张脸轮廓分明，两只眼睛深邃睿智，整个人总是神采奕奕的。可是现在，他不高，也不大了，他也站不起来了，更不能说话了，他躺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躺着的王老师对我来说是陌生的、坚硬的、冰冷的，时光把他消容成了木雕石刻。

我忍不住流出眼泪，哭出了声。

他是我的恩师，是从心里疼爱我的，希望我好，希望我写出更多更好的小说的恩师，可是他走了，他再也回不来了……

我第二次到白城参加《鹤苑》的笔会，好像是1993年的秋天，或者是1994年，记不太清了，散会后众人蜂拥着进了一家舞厅。舞厅的大厅里正放着音乐，有红男绿女在随着旋律翩翩起舞。那时我拘谨，怯懦，只站在一边，靠着窗子，看场中人舞蹈。我记得王老师高高的个子，牵着一个长裙的女作者在跳舞，他风度翩翩，两只长腿很有弹性地踩着舞步，那么和谐，那么优美。

后来，我会跳舞了，虽然跳得不好，却曾经萌生一个念头，和老师在音乐下跳一回。但总感觉王老师是严肃的，这句话我一直没敢出口。

现在，和老师共舞一曲的愿望终于没有实现。

三月，想起王玉成老师

武秀红

袋水果去王老师家，阿姨热情地招待我。饭后，王老师和我说：“工作多忙也别忘了写作，做记者正好观察社会，给你写作添加了丰富的素材。小武，记者只是你一时的工作，写作才是你一生的工作。”我当时心里正迷茫呢，因为写作和工作总是撞车，王老师的话像一枚别在灯芯的银签，把我心里那颗文学的灯芯剔亮了。

我随后写了一篇中篇小说《那年我十七岁》。写中篇小说我也是第一次，当时觉得很满意，王老师打来电话，知道我写完了小说，就连夜骑着自行车到报社来取。那时我还没有租房子，住在报社的办公室里。那夜，风雪交加，北方的寒风吹得人脸生疼，我以为王老师不会来了，没想到晚上7点多钟，门卫敲门叫我，说一位王老师来找我，我急忙迎出去，看到王老师推着一辆自行车站在台阶下，身上穿了一件暗色的羽绒服，羽绒服的帽子摘下来，脖子上还挂着一个白色棉口罩，他正冲我笑呢。我急忙让王老师进来暖暖和和，王老师却说：“不坐了，大晚上找你对你影响不好，你把小说给我吧，我连夜给你看。”

王老师把小说揣进羽绒服的兜里，推着自行车上了油漆马路，骑上自行车走了，风雪很快模糊了王老师的身影。

2007年底，我辞职了，专职在家写作，给天南海北的杂志写小说，写故事，什么都写，什么杂志稿费高，我就给什么杂志写稿。那两年写疯了，稿费挣到不少，生活终于有了改观，还买了楼房。王老师一直关注我的写作和生活，给我写了篇评论《她终于可以靠稿费生活了》。我看了那篇文章，就想，王老师是真心替我高兴，我终于可以靠稿费生活和写作了。我自己也高兴，所谓财大气粗，那段日子我说活动静都不一样了，连走路都带风，笑声都带回音儿。我请《鹤苑》的编辑朋友还有王老师吃饭，恭敬老师是自然的。但事后想想，言谈间还是带出了“张狂”吧，什么这个稿费低不写，这个人的作品不好我从来不看。再请老师吃饭，我就收敛了很多。王老师谦逊而寡言，我应该向老师学习。

再两年，我开始写网络小说，长篇《离婚真相》出版了，新书到手，第一个想到的就